

維摩詰經

本經為大乘早期結集的經典，於西元 188 年，已由嚴佛調譯出漢文本，由是推斷，本經結集至遲當在西元一世紀。其後西元 223 年、291 年、303 年，又相繼有三個漢文譯本，足見早期由西域來中國弘法的沙門，對本經異常重視。因此我們不妨推論說，由西元一世紀至三世紀，本經在大乘佛學中實佔一相當重要的地位。

印度佛學在這段期間，廣弘龍樹（Nāgārjuna）的中觀（Madhyamaka），而無著（Asaṅga）、世親（Vasubandhu）的瑜伽行（Yogācāra）則尚未成學派，所以研究本經的學者，雖不將本經歸入為「般若」系列，但亦認為它說的仍屬於空宗法門，所弘揚的仍不出龍樹的中道（madhyama-pratipad）範圍。

但據西藏甯瑪派（rNying ma）所傳，維摩詰（Vamalakīrti）實為密乘「大圓滿」（rdzogs chen）法系的開派宗師，是故本經所弘，後世稱「了義大中觀」（nges don la dbu ma chen po），即說「如來藏」（tathāgatagarbha）為了義的經典，且為此系經典之先導。

漢土佛教，禪宗、天台宗、華嚴宗皆重視如來藏。然而近代研究唯識學的學者，以及研究西藏格魯派中觀學的學者，都認為如來藏是不了義，較客觀者，亦認為甯瑪派所傳的如來藏學說，為後期如來藏思想，因此將之與所謂前期、中期如來藏思想加以區別，可是總的態度，仍未肯承認此為佛法的了義。

本經「導讀」，依甯瑪派的見地，將之說為「如來藏」系列的經典，亦即密乘「大圓滿」法系的經典。本經既為早期結集的大乘經典，因此就不能說「如來藏」思想有前、中、後期的發展。若將本經與《入楞伽經》（*Laṅkāvatāra*）合讀，參考《大般涅槃經》（*Mahāparinirvāṇa*）、《如來藏經》（*Tathāgatagarbha*）、《勝鬘經》（*Śrīmālādevī*）等，便當知道「如來藏」思想的重要，同時亦能如實瞭解其法義。

唯識今學家以為「如來藏」說心識有清淨與污染兩種本質，是為「一心二門」，違反了「有漏生有漏，無漏生無漏」的基本原則，所以將之視為不了義的說法，由是之故，對古學真諦一派便有成見¹。若按甯瑪派所傳，清淨與污染只是眾生心識的兩種狀態，並非本質，是故並非「一心二門」。——這可以舉一例。如果說一個人既是警察又是賊，那便矛盾，但如果說，一個人生下來，可以做警察，也可以做賊，那便一點矛盾也沒有。

藏傳格魯派（dGe lugs）的中觀，實在並不否定「如來藏」，但漢土學者卻據格魯派所推崇的中觀應成派學說，認為說空即應一空到底，對實事一無所執，由是認為既

¹ 真諦所譯經論，與玄奘譯比較，有添字增文以譯述之嫌，且所增者多說如來藏，故成詬病。然而筆者卻認為，此乃真諦於口譯時，為筆授者依如來藏理闡述經論之義，後來誤刊混入正文。試將此等所謂增文改成雙行夾註，即見眉目清晰。

有「空如來藏」，便不必再建立「不空如來藏」。空後若再建立不空，即是頭上安頭，始終執有實事。殊不知「空如來藏」實為菩薩修證的心識境界，「不空如來藏」則是佛的法爾心識境界。菩薩修道要修空性（依道名言（chos skad），應說為「樂空」（bde stong）。此義甚深，今且不說。），故謂其心識境界為「空如來藏」；佛的心識境界法爾清淨，不須更修空性，為與菩薩心識境界區別，便名之為「不空如來藏」，所以並非空後硬湊出來的不空，更非要執着甚麼實事。——一如稱凡夫的心識境界為「阿賴耶識」（ālayavijñāna），並非說「空如來藏」是由「阿賴耶識」硬湊出來的空，更不能說為對空的執着。

所以若能瞭解本經的要旨，實說密乘「大圓滿」法門，便能對本經有許多體會。若僅視之為空宗經典，便不能從實修層次去瞭解經中維摩詰所說的法義，以及其一切行徑。至於如來藏思想之涵義，當於說《入楞伽經》時再說。

由於漢土從來沒有學者強調本經為密乘經典，故特說明如上。倘能引起有益的討論，固所願也。

公元一九九五年歲次乙亥初版序
公元一九九八年歲次戊寅四月穀旦台灣版序
公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五月修訶版序